

世界大作家寄小读者丛书

蓝色的树叶

[苏联] 瓦·亚·奥谢耶娃 等 / 著

黎华 等 / 译 晕妹纸 / 绘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蓝色的树叶

〔苏联〕瓦·亚·奥谢耶娃 等 / 著

黎华 等 / 译 晕妹纸 / 绘



蓝色的树叶

Lanse De Shuye

出品人：柳 漾

编辑总监：周 英

项目主管：冒海燕

责任编辑：陈子锋

助理编辑：窦兆娜

装帧设计：林格伦文化

封面设计：李 坤 潘丽芬

责任技编：李春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色的树叶 / （苏）瓦·亚·奥谢耶娃等著；黎华等译；晔妹纸绘.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9

（魔法象·故事森林·世界大作家寄小读者丛书）

ISBN 978-7-5495-9823-6

I. ①蓝… II. ①瓦…②黎…③晔…III. ①儿童小说—短篇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27985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镇腾仁路 11 号 邮政编码：101399）

开本：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5.5 字数：77 千字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1.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录

音乐迷杨科 1

猎熊的孩子 15

苹果的故事 23

小耗子 40

大仓老师 52

侧金盏花 66

洋娃娃的房子 83

神童 97

童年的回忆 114

幻想家 126

男孩 134

重要电话 141

蓝色的树叶 147

一块烫石头 151

失掉了的相貌 157





音乐迷杨科

〔波兰〕亨利克·显克微支

他一生下来既瘦小，又羸弱。那些围在产妇床边的女邻居们，看到他们母子这样虚弱，都不停地摇头。铁匠的老婆西摩诺娃是最聪明的女人，她便安慰起病人来。

“把蜡烛拿来，”她说，“我要在你们床头点起蜡烛，看来你们是毫无希望了，我的大嫂。你们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赶快去把神父找来，请他宽恕你的罪过。”

“对！”另一个女人说，“该马上给孩子做受洗礼，看来他等不到神父来便会死去。不要让孩子死了变成野鬼，让他安心走吧！”

她一边说，一边点着了蜡烛，随后便抱起孩子，把水洒在他身上，让他眯了眯眼睛，然后她又说道：“我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给你做受洗礼，并赐名为‘杨’。现在你的灵魂已经是天主教徒的了，你从什么地方来就

回到什么地方去吧！阿门！”

然而，这个天主教徒的灵魂一点儿也不想回到他来的地方去，也不想离开他那瘦弱的躯体。相反地，他两只小脚拼命乱蹬，还啼哭起来，不过，哭声是那样的微弱和悲哀，在场的妇女们都说：“这真像只小猫在叫呢！”

她们派人去请神父。神父到来后，做完了他那一套仪式，便马上离开了。那位产妇的情况慢慢好转。过了一个星期，她便能下地干活了。婴儿虽然当时奄奄一息，但还是活了下来，直到第四年的春天，当布谷鸟开始咕咕叫的时候，他的病情才有了好转，时好时坏地活到了十岁。

他的身体一直都很瘦小，皮肤晒得黑黑的，肚子鼓得很大，两颊凹了进去，一头差不多全是淡白色、像亚麻那样的头发，遮盖着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这双眼睛看起东西来，仿佛在眺望遥远的地方。冬天，他时常坐在炉子边哭泣。不是由于寒冷，就是因为肚子饿的时候母亲没有把吃的东西放在炉子上或者锅里。夏天，他只穿着一件衬衣，腰上系着一条布条子，头上戴着一顶草帽，他常常像小鸟那样，从草帽的破边下仰望。他

的母亲是个贫穷的雇工，他们天天像寄居在别人屋檐下的燕子那样度日。虽然她按照自己的方式爱她的孩子，可是她也经常打他，还叫他窝囊废。他八岁的时候，便开始去放猪羊了，家里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时候，他便到树林里去采菌子，他没有被树林里的狼吃掉，那只能说是上帝怜悯他。

他是一个反应非常迟钝的孩子，跟别的乡下孩子一样，和别人说话时，喜欢把一根手指放进嘴里。谁也不相信他能长大，更不信他将来会成为母亲的安慰，因为他很懒惰。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大家都摸不着头脑。他只有一种爱好，那就是音乐，他到处都能听到音乐。等他稍稍长大一些，除了音乐，他什么也不想了。有时，他到树林里去放猪羊，或者拿着篮子去采野果子，就常常空手回来，还嘟哝着：“妈妈，树林里在奏什么音乐？啊！啊！”

母亲便回答他：“我给你奏音乐，我给你奏音乐，看你还怕不怕！”

于是母亲就拿起木勺来敲他，给他“奏”了一顿音乐。他哭喊起来，连连保证以后不再犯了。但他心里还

是想，树林里的确有一种音乐在演奏……到底是什么呢？他搞不清楚，只知道松树、山毛榉、白桦、黄莺……一切都在歌唱，整个树林都在歌唱。

回声在歌唱，田野上艾草在歌唱，麻雀在房子边的果园里啾啾叫，连樱桃树也摇动着奏出了音乐。傍晚，他听到村子里发出的那些声音，就认为整个村子都在歌唱。有一次，别人派他去干活，让他扬粪，风吹动木杈，他也认为是在奏乐。

还有一次，监工看见他头发散乱，呆呆地站在地里听风吹木杈的声音……就解下皮带，教训了他一顿。可是这对他有什么用呢？从此以后，大家就叫他音乐迷杨科^[1]。春天，他从屋子里跑出来，到河边去吹牧笛。夜里，当青蛙呱呱地叫鸣，秧鸡在草原上歌唱，苍鹰迎着露水在呀呀高叫，公鸡在篱笆后面引颈啼叫的时候，他便睡不着觉，认认真真地听着，他到底听到了什么音乐？只有上帝才知道。母亲不敢带他去教堂，因为风琴一响或甜蜜的歌声一起，他的眼睛就仿佛蒙上了一层浓雾，

[1] “杨科”是“杨”的爱称。——译者注

真不像是这个世界的人了……

晚上，巡夜的人在村里转来转去，为了不打瞌睡，就数起天上的星星或者对狗低声地说着话。他常常看到杨科穿着一件白衬衣，在茫茫夜色中跑到酒店那里。他没有进酒店，而是在酒店旁边停住了，藏在墙角倾听。酒店里的人在跳奥贝列格舞^[1]，时而一位跳舞的青年会高叫一声“乌哈！”还可以听到皮靴的踢踏声，或者姑娘们大喊“想要干什么”的声音。小提琴轻快地演奏着：“我们吃，我们喝，我们多快活！”大提琴用低沉庄严的声音伴和着：“上帝赏赐！上帝赏赐！”窗户被灯光照得通亮，酒店的每一根柱子都好像在颤动，在歌唱，在演奏，而杨科在倾听……

若是他有这样一把能轻快地奏出“我们吃，我们喝，我们多快活”的小提琴，他该多么高兴啊！就是要一些这样会歌唱的薄木板，唉！他能从什么地方找到呢？什么地方能做这样的提琴？只要让他拿一拿，他就会心满意足的！……可是他只能听，一直听到巡夜的人在他背

[1] 奥贝列格舞是波兰的一种民间舞蹈。——译者注

后的黑暗中叫了起来：“还不快回家去，你这个夜游神！”

于是，他只好赤着脚，飞快地跑回家去，而在他身后的黑暗中正传来小提琴的声音：“我们吃，我们喝，我们多快活！”还有大提琴庄严的低音：“上帝赏赐！上帝赏赐！上帝赏赐！”

只要能在收获节上或者别人的婚礼上听到小提琴的演奏，那对他说来，就像过盛大的节日一样。过后他便坐在炉子边，整天都不说一句话，一双炯炯发亮的眼睛，像猫一样在黑暗中望着。后来，他自己用薄木板和马尾做了一把小提琴，虽然不能像酒店小提琴那样拉出优美动听的音乐，但还是能发出轻得像苍蝇和蚊子叫那样的声音。即便是这样的提琴，他也从早到晚地拉着。为这事，他挨过不少拳打脚踢，有时甚至被打得像一只伤痕累累的不成熟的苹果。可他就是这样的天性。他越来越瘦，可肚子还是那样的胀大，头发越来越浓密，经常流泪的眼睛也鼓得越来越大，而他的面颊和胸膛凹陷得越来越深，越来越深……

他完全不像别的孩子，倒像那把用薄木板做的刚刚能发出一点儿声音的小提琴。在青黄不接的日子里，他

差点儿饿死了，常常只能靠吃生胡萝卜和拥有一把小提琴的愿望来过活。

但是这种愿望并没有给他带来好处。

庄院里的男仆有一把小提琴，他有时会在暮色苍茫的时候拉起来，以博得女仆的欢心。杨科常匍匐在牛蒡中，尽量接近饭厅那扇敞开的大门，以便很好地看看小提琴，因为它正好挂在门对面的墙上。这当儿，他通过眼神把自己的整个灵魂都奉献给了小提琴，因为在他看来，那是他最最珍爱的东西，也是一件他无法得到的圣物，甚至连摸一摸都不配。可是他又非常渴望得到它，哪怕在手中摸一摸，或者近距离饱看一顿也好……这颗可怜的小小的农家孩子的心，激动得颤抖起来。

一天晚上，饭厅里空寂无人，地主夫妇早就到国外去了，男仆也到女仆那边去了，房子里空荡荡的。杨科蜷伏在牛蒡丛中，通过敞开的大门，久久地望着那把寄托着他全部愿望的小提琴。这时候正好皓月当空，月光透过窗子斜照着饭厅，在对面的墙上映出了一个明亮的大四边形，这个四边形慢慢地靠近小提琴，最后完全照在了琴上。黑暗中，小提琴好像发出了一种



银光，特别是它那凸出的琴腹，被照得如此光亮，使得杨科几乎都不敢直视它。在这皓洁的月光中，凹进去的琴腰、琴弦和弯把，所有这一切他都看得十分清晰，琴钮亮得就像圣约翰节^[1]的萤火虫那样，旁边挂着的琴弓就像一根银条。

啊哈！所有这一切真是美妙而又神奇，杨科越看越入迷。他蹲在牛蒡丛中，两只肘臂支撑在瘦骨嶙峋的膝盖上，他张着嘴，望着，望着……恐惧使他止步不前，而难以抑制的欲望又推着他向前。不知是魔力还是什么缘故，那把小提琴在月光中像是在向他靠近，仿佛直向他游来……有时显得黯淡，有时又亮得耀眼。这是魔力！毫无疑问是魔力！这时候，风在吹，树在簌簌地响，牛蒡在轻微地摇曳，杨科清楚地听到：“去吧，杨科！饭厅里没有人。快去吧，杨科！”

夜色清晰而明亮，夜莺在花园的池旁时而轻微，时而大声地歌唱：“快去！快进去！把它取下来！”诚实的猫头鹰却在杨科的头上轻盈地盘旋，对他说：“杨科，不

[1] 圣约翰节是一个仲夏的民间节日，为每年的6月24日。节日当天，欧洲许多国家会举行盛大的宗教活动，庆祝施洗者圣约翰的诞生。——编者注

要去！不要去！”后来，猫头鹰飞走了，夜莺留下了，牛蒡便嘟哝着：“那里没有人啦！”小提琴又光芒四射……

可怜的杨科缩着身子，缓慢而谨慎地向前移动，这时夜莺又低声地唱了起来：“快去！快进去！把它取下来！”

他的白衬衫越来越靠近饭厅的大门，黑色的牛蒡已经遮不住他了。饭厅门外听到了杨科有病的肺部发出的急促的呼吸声。过了一会儿，白衬衫消失了，只剩一只赤脚露在门外。徒劳啊，猫头鹰！虽然你再一次飞了回来而且叫着：“不要去，不要去！”可是这时候，杨科已经走进了饭厅。

突然，花园池塘里的青蛙像是受了惊，一齐大声叫了起来，过后又静默了。夜莺停止了鸣啾，牛蒡也不再低语。杨科轻轻地、小心翼翼地匍匐前进，可是恐惧笼罩着他。他在牛蒡丛中，就像野兽在原始森林中一样悠然自在，而现在却像掉进了陷阱，他举止仓皇，呼吸急促而带嘶响，同时黑暗又围困着他。夏天的闪电从东方掠向西方，又一次把饭厅照亮，照见杨科匍匐在小提琴前面，他仰望着。可是不一会儿，闪电消失了，乌云也遮住了月光，什么都看不见了，什么也听不见了。过了

不久，一种低微的、像哭泣那样的声音在黑暗中响了一下，好像有人不小心碰响了琴弦。于是，突然……

饭厅的角落里发出了一个粗壮的睡意惺忪的声音，怒气冲冲地问道：“谁在那里？”

杨科屏住气。粗壮的声音再次问道：“谁在那里？”

火柴在墙上擦着了，照亮了饭厅。后来……哎呀！我的上帝！里面传来了咒骂声、殴打声、孩子的哭声和“啊，上帝！”的呼叫声、犬吠声、人的跑步声，整个庄院一片喧哗……

第二天，可怜的杨科受到了村主任的审讯。

他们要把他当作小偷来审讯吗？……那是毫无疑问的。村主任和陪审员们都注视着杨科，而杨科站在他们前面，把手指放在嘴里，睁着一双受惊的眼睛。他又瘦又小，伤痕累累，污迹斑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些人要对他做什么。为什么要审讯这样一个只有十岁、刚刚能站立起来的可怜孩子呢？难道要把他关进监牢还是怎么的？对待孩子应该有点儿恻隐之心啊！让巡夜的人把他带到一边，打他几棍子，叫他第二次不敢再偷就行了。

那是当然的！

他们把巡夜的人斯塔赫叫了来：“你把他带走，给他一顿教训。”

斯塔赫点了点他那愚蠢而粗笨的头，把杨科朝腋下挟，像挟住一只小猫那样，带到了谷仓里。这孩子不知是懂事，还是吓坏了，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像小鸟那样望着。难道他知道他们要怎样对付他吗？直到斯塔赫把他带进了谷仓，按倒在地上，掀起他的衬衣，狠狠地打他的时候，他才喊叫起来：“妈妈！”

巡夜的人每打他一下，他就“妈妈！妈妈！”地叫起来，可是他的叫声越来越低、越来越弱，直到最后沉默下来，再也不能叫“妈妈”了……

可怜的被人摔破的小提琴啊！……

哎呀！这个愚蠢的坏家伙斯塔赫，哪有这样打孩子的？况且这孩子又瘦又小，身体一直不好。

母亲赶来了，要带走儿子，可是此时她只好把他抱回家了……第二天，杨科没有起来，第三天傍晚，他盖着一条棉布毯，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

燕子在篱笆外的樱桃树上歌唱。太阳透过窗玻璃照

了进来，金色的阳光洒在孩子的乱发和毫无血色的脸上。这阳光好像一条大道，而孩子的灵魂便沿着这条大道渐渐地离去。至少在他死的那一瞬间让他走在这条金光大道上，那也是件好事，因为他生前走的是一条荆棘小路。这时候，他干瘪的胸中还有呼吸，脸上的表情像是在倾听窗外传来的村子里的声音。因为是傍晚，割草回来的姑娘们唱起了《啊，在绿色草地上》这支歌，溪水那边也传来了阵阵笛声。这是杨科最后一次听村子里的音乐了。他身旁的棉布毯上放着那把薄木板做的提琴。

垂死的杨科脸上忽然发光了，他从苍白的嘴唇发出了轻微的声音：“妈妈！”

“怎么了，我的儿子？”母亲噙着泪水问道。

“妈妈，在天堂那里，上帝会给我一把真正的小提琴吗？”

“会给你的！孩子，会的！”母亲回答。她再也说不下去了，因为她那结实的胸中突然迸发出郁积的悲痛，她只能呻吟地哼着：“啊，耶稣！耶稣！”她伏倒在箱子上发了疯似的号啕大哭起来，就像一个人眼看着自己心爱的人被死神抓走而又无法救援。